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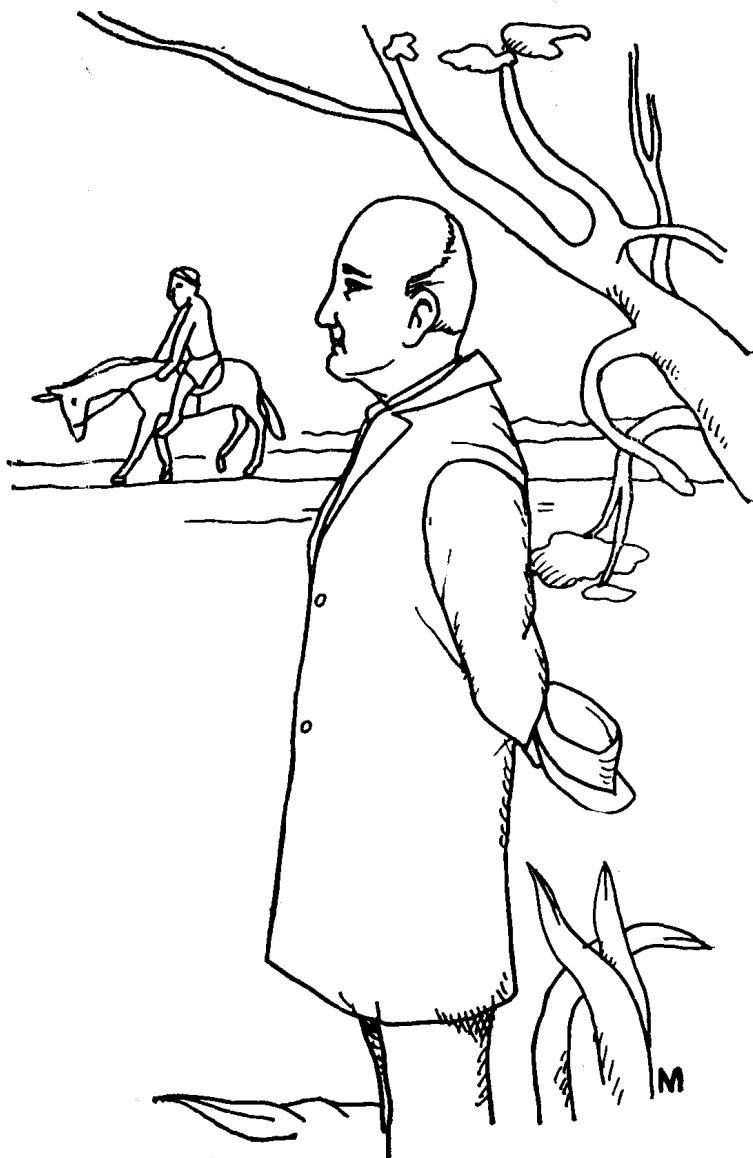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7

# 毛姆



時任監督



毛姆 W. Somerset Maugham

■ 印翻勿請 ■ 有權版所 ■

毛 姆  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77  
主譯：梁適  
編：梁適  
著：劉劉  
圖：劉劉  
版：名  
電：七〇三三二二三一〇  
郵：一〇三三二二三一〇  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二三一〇  
人  
宗 實  
出 版  
人  
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61 巷 38 號之 10 二樓  
印：林  
發行：林  
法律顧問：李林  
臺刷：中林  
局版：臺業  
字雅興洋樹  
第江  
○街印一旺獻三三三二二三一〇  
一二  
八十八刷律律  
八六  
號號廠師師章五五五  
號號社銘梅秋

定價：120元（平裝）







毛姆 W. Somerset Maugham

●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

77

毛姆

出生於領事館內.....

孤兒回國受教育.....

攻讀醫學.....

鶯啼初試.....

作家之路多坎坷.....

擔任副編輯.....

峯迴路轉.....

畢生之愛.....



名譽、財富、女人.....  
充

婚姻與「人性枷鎖」.....  
充

罹患肺結核.....  
充

財源滾滾.....  
充

定居於「毛廬」.....  
充

婚姻破裂.....  
充

自戲劇界退隱.....  
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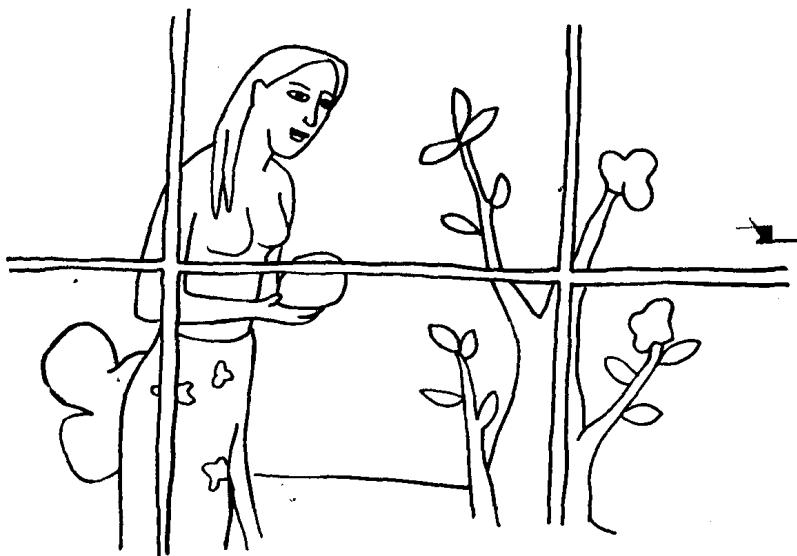
大戰爆發，憂國憂時.....  
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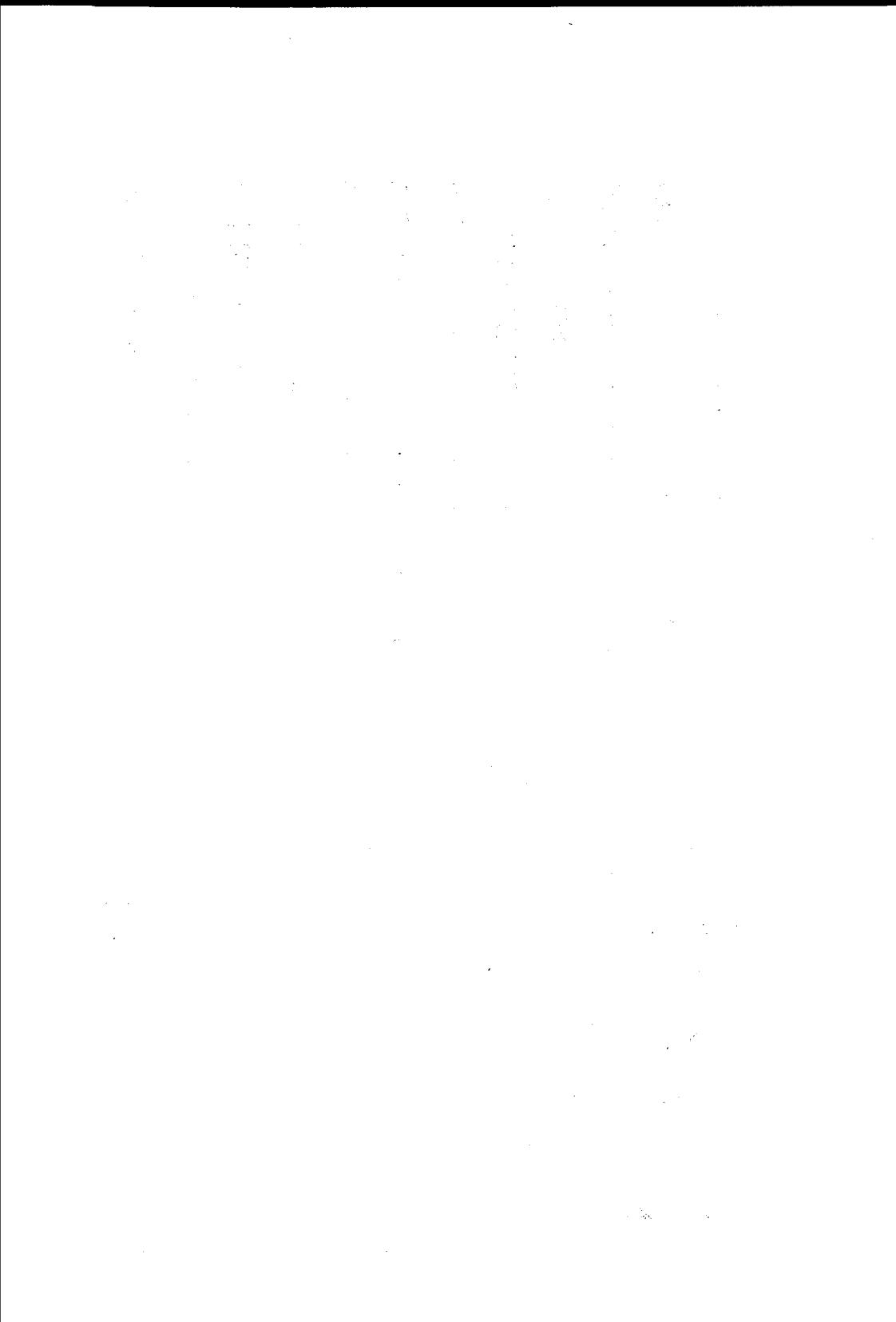
重建家園，寶刀未老.....  
充

父女反目.....  
充

後記.....  
充

年譜.....  
充





## 出生於領事館內

一八七四年英國，維多利亞女王已經在位三十七年，却猶無倦勤的跡象，那年舉行了大選，狄斯雷利當選為首相。帝國最遠處的孟加拉（印度東北之一地區，現分屬於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）發生了大饑荒，南非則有祖魯族的動亂；國內，愛爾蘭的革命分子，或稱菲尼安會員（該會為一八五八年愛爾蘭人在紐約組織之秘密團體，目的在使愛爾蘭離英獨立）在倫敦製造恐怖，並有七千人在海德公園示威，要求特赦已經下獄的菲尼安會員。

在這些大事件的陰影下，人們生活一如平常。泰晤士河（英格蘭南部一河，倫敦即位於其畔）的高潮創下了記錄，較之港務局的高水位標準猶高出四呎三又二分之一吋。主教們與都市計畫者爲了聖保羅大教堂的整建，而爭吵不休。曼徹斯特（英格蘭西北部之一城市）附近，阿斯特利深坑的煤坑發生大爆炸，五十一名男人和男孩喪命；著名的達比賽馬大會（一七八〇年達比伯爵所創立，每年六月的第一個星期三，在近倫敦之伊匹森舉行，與賽之馬均爲三歲，是日稱爲達比日）裏的贏馬——「伏敵者」，因爲腿被一匹牝馬踢斷而遭射殺；邦史達波一位老紳士死於鼠瘧；下議院裏啓用了一具新式通風機，改善了通風情況，而議士諸公的滔滔雄辯則毫不受到影響；狄克絲夫人是倫敦社交界的領袖人物，在德列斯登（德國薩克遜邦首府）火葬，引起了衆多好友。

的震駭，因為火葬在英國幾乎是聞所未聞，棺木進入焚化爐七十五分鐘之後，她所剩下的只是六塊的灰燼。

文學上的巨擘是伯朗寧（一八一二—一八八九，英國詩人）和但尼生（一八〇九—一八九二，英國詩人，一八五〇—九二爲桂冠詩人），離卡萊爾（一七九五—一八八一，蘇格蘭散文家及歷史家）與羅斯金（一八一九—一九〇〇，英國散文家、批評家及改革家）不遠。那年還出版了一八七〇年去世的狄更斯（一八一二—一八七〇，英國小說家）的傳記，他的英文作品流傳之廣，無有匹敵，撰寫一篇故事稿酬是一千磅。是年其他的著名之作，是湯瑪斯·哈代（一八四〇—一九二八，英國小說家及詩人）的『瘋狂夫人』，奧伯瑞·德威爾（一八一四—一九〇二，愛爾蘭詩人）的『亞歷山大大帝』，及史文本恩（一八三七—一九〇九，英國詩人及批評家）的長詩『波斯維爾』。

此時的法國，在第三共和（一八七〇年拿破崙三世垮臺後成立，至二次大戰德國佔領時結束）之下，正從普、法戰爭與巴黎公社（於一七九二及一八七一曾推翻政府）的變亂中恢復。一月二十五日，在佛市聖華諾瑞街上的英國使館內，艾蒂絲·毛姆生下了她第四個兒子威廉·索莫西。在將來的歲月裏，他被稱爲是自狄更斯以降，以英文寫作而最受歡迎的作家，寫成一篇故事，稿酬是一千鎊。

毛姆一家人住在丹亭街，小毛姆不在醫院裏出世，却在使館裏降生是有原因的。一八七〇年普、法之役，法國慘敗，基於人力的考慮，正醞釀著要立法，使出生於法國領土上的所有孩童，皆自動具有法國籍，以備下次戰役徵召之用。在香榭里舍大道上的英國使館則屬於英國領土，英

大使將二樓改成產房，雖然後來這項立法未獲通過，却有三名嬰兒於一八七四年在此出生，其一即爲威廉·索莫西·毛姆。

威廉·索莫西之父羅伯特·奧蒙·毛姆，生於一八二三年，是大使館內的法律官，負責處理法律業務。他在一八六三年十月一日，娶了二十三歲的英國女子艾蒂絲·瑪麗·史納爾爲妻，兩人相差十七歲。艾蒂絲纖身細骨，五官秀美，皮膚細緻，有著大大的褐色眼睛，以及一頭豐軟金紅的頭髮，大家公認她很美。羅伯特·奧蒙前額高凸，長著絡腮鬍子，還有一張托比酒壺（形似肥胖老人，頭戴三角形之帽，用以盛啤酒等）的臉兒，大家公認他很醜。

艾蒂絲的密友曾問艾蒂絲說：「妳長得這麼漂亮，這麼多人爲妳傾倒，妳還對妳嫁的那個醜矮子那麼忠實幹嘛？」

艾蒂絲答說：「他從不會刺傷我的感情呀！」

羅伯特人雖然是醜了點，可是却思想活絡，性情活潑，曾到過許多地方，像摩洛哥、希臘、土耳其和小亞細亞等地。他蒐集了很多書本和紀念品，其中有一個阿爾及利亞的圖紋，據說最能鎮制招邪的兇眼（迷信此種眼睛瞄人一眼，就會帶來不幸）。他的小妻子，憑着出衆的容貌，很可能在巴黎的社交圈兜轉得開，常邀請些時髦的人物到家裏來參加茶會。

威廉的雙親都屬於中等階級的家庭。他的外祖父，是印度陸軍的一名少校，他母親出世後不久，外祖父便棄世，遺下了年輕的寡妻，帶著兩個女兒由印度前往法國，藉著寫些法文小說和兒童讀物維生。一八六三年，艾蒂絲嫁給羅伯特時，婚禮也是在英國使館中舉行的。至於他父親這一支，則似乎較母系的史納爾家或是陶德家要顯赫些（不過，史納爾家却聲稱與亨利·索莫西將

軍有關聯，他是毛姆夫人的舅舅，亨利·索莫西·陶德的教父，威廉的名字裏有索莫西便是根據舅公的名字而取的）。羅伯特·奧蒙的父親，老羅伯特也是律師，來自貧寒的家庭，但是他十分勤奮上進，在事業上相當成功，受到人們的尊敬，並獲任命爲「法律學院」的秘書和律師，他同時還從事『法律觀察家』的編輯業務，被冠以「法學雜誌之父」的稱號。老羅伯特育有子女六人，三女三男。兒子裏面，弗烈得利克是長子，在輪船「王子」號上充當義務的事務長，於一八五四年「王子」沉沒時遇難；次子亨利·麥克杜納德加入了英格蘭教會；幺兒便是羅伯特·奧蒙。

威廉上有三個長兄，但是說不上和他們一同長大。艾蒂絲患有肺癆病，當時的醫生認爲生小孩可以治癒，因此她便陸續生了五個兒子，長子死於襁褓中，以下依次爲查爾斯·奧蒙、弗烈得利克·何伯特與亨利·尼維爾，最小的一個都比威廉長六歲。威廉才三歲時，哥哥們就都上英國的寄宿學校去了，他因此得以獨享母愛，就如同他自傳性的小說『人性枷鎖』裏的獨子菲力浦一般。

毛家一家人住在丹亭街二十五號的三樓上，今天丹亭街已經成爲羅斯福街，它通往香榭里舍大道。毛家的居所頗爲寬敞，僱有法國僕傭及一位英國籍的女家教。成列的驢子常會在他們家門口停下，供應驢奶給患著肺癆的毛姆夫人。威廉和他的法籍保姆同住一個房間，不過早上他也常常會一個人和母親在她臥室裏磨菇一會兒。下午，他偶爾會獲准參加在家裏舉行的茶會，有時並朗頌些寓言故事以娛嘉賓。其餘的時候，他就和保姆上香榭里舍大道去玩，玩伴都是適合他的孩子，其中之一是薇娥莉·威廉弗利曼，她與他於同年出生於英領事館內，是艾蒂絲的教女，她回憶說——

……他會對我們說些很好聽的故事，有著高度的想像力。星期天下午我母親在家時，我們孩子也獲准邀請朋友到家裏來喝茶。威廉常常會過來，由於他的想像力實在太豐富了，因此常讓他發明些遊戲給我們玩。

孩子們分成一組組的，玩著法國兒童的遊戲；大道邊的人行道上有賣糖果、紙風車、五彩汽球與各種形式的薑汁麵包的攤子。威廉有時會用個假蘇（法國昔時錢幣之一種）來買些東西，他天真無邪的模樣，居然還騙過了面貌兇狠的小販們，直把玩伴們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毛姆夫人過的是適度的優雅與奢侈的生活，爲了這種生活，她丈夫必須拚命地工作。艾蒂絲有肺病，常受病痛的折磨，庇里牛斯山（位於法國、西班牙邊界上）下的避寒勝地——保，有著溫和的空氣，是最適合她的地方，因此他們一家人常來此過冬。夏天裏一家人又會上突維爾的海濱去度假。

一八八一年年尾時，艾蒂絲·毛姆知道自己是活不久了，這時她又已身懷六甲。一天，她掙扎著起床，穿上了白色絲綬的晚禮服，前往畫師處，回來時，就臥床不起了。一八八二年一月裏，她在分娩時嚥了最後一口氣，威廉就在這個月的二十五日滿八歲。他對母親的崇慕從未熄止，母親在他心中已經理想化了，可是她並不是在各方面都值得敬頌的，就如他在『人性枷鎖』裏所寫的，「她的穿著，要比一個辛勤工作的醫生的妻子所應有的妝扮得來體面講究」，「即使在冬天，她的生活也仍然少不了花朶，足以顯示出奢華的氣派」。他在飯廳裏還曾見過葡萄，那最

少要八先令（英銀幣，約值美金一角四分）一磅；午飯時，他也會吃到蘆筍，而它在牧師的園圃裏還得過兩個月才會收成……。「她對錢的觀念不比一個孩子高明。」威廉即使在年紀很大時，仍然說：「對於她的去世，我永遠無法平復，我永遠平復不了！」

舊傷未去，新愁又來。兩年後，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，威廉的父親又因胃癌，或者是工作過度而與世長辭，享年六十一歲。他在巴黎城外的夏日別墅方才修建完成，可是一家人都還沒有進去住過。這個小男孩曾經在彼此互相摯愛的父母呵護下，過著嬌寵的生活，現在却成了孤兒了！羅伯特的資產，由於在突維爾避暑、在保避寒，再加上小妻子的奢華，已經花得差不多了，經過整理的結果，最後只剩下四千六百九十英鎊，平均分給四個兒子，每年每年大概可有一百五十鎊的收入。威廉遺傳了父親短小的體型，他自己並且覺得還遺傳了他的醜陋。「對於一個五呎七吋的人而言，這個世界和那六呎二吋的人的世界，是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呀！」他在『作家劄記』裏這般說。此外，他還遺傳了母親的弱肺，和喜歡社交的傾向。

威廉的兄長們都已經成人也十分忙碌，顧不到這個弟弟了。次兄弗烈得利克在劍橋，學業和運動方面的成績都很突出。現在該把這個小男孩怎麼處置呢？他說不上幾句英文，目前正在惡補，幫他惡補的是英使館裏的一名英籍教士，方法是大聲誦讀『標準』裡有關警、法的文章。親友們最後決議，把威廉送返英格蘭，讓他和他父親唯一在世的哥哥，亨利·麥克杜納德去同住。亨利是英格蘭教會的教士，在惠斯特堡諸聖堂的教區裏任牧師，該地是在肯特（在英格蘭東南部）岸邊的一個小鎮，離坎特伯里（英格蘭東南部一城市，有著名教堂）六哩。他與德籍妻子蘇菲在當地已經住了十三年，兩人皆已年過五十，而膝下猶虛。



於是這個十歲的小男孩，便像狄更斯的小說裏的小主角奧利佛·崔斯特那樣，在早歲便要接受不幸的試煉；又像他的另一個主角大衛·高伯菲爾，要和伯母同住。一八八四年夏，他便在法籍保姆陪伴之下，乘船越渡英吉利海峽，他握著保姆的手，站在船欄邊，望著加來海岸（法國北部一海港）漸漸隱於視線之外。幾個鐘頭後，他第一次見到了英國海岸，在多佛（英國東南部一城市）靠岸登陸。威廉見到碼頭邊上成羣的腳夫和排列著的馬車，不禁興奮地大叫：「腳夫！馬車！」

### 孤兒回國受教育

帶威廉上英國去的保姆，她曾經也是他母親的女侍，第二天就給打發走了，這孩子與他美好的巴黎童年之間唯一剩餘的聯繫，現在也完全切斷，以後他寄住在伯父籬下七年之久，其中大部分的時間，是在坎特伯里的學校裏度過的，假日才回到伯父的教區來。當時的惠斯特堡（在『糕餅與麥酒』和『人性枷鎖』中成了布來克斯特堡）是個繁榮的小鎮，人口有八千至一萬，是舉世聞名的牡蠣出產地，有採蠣船一百九十艘，港口的業務鼎盛，能容納三百艘雙桅的帆船，主要是讓紐加塞爾（英格蘭北部一城市）的運煤船在此卸煤。小毛姆常在港口四處逛來逛去，一逛就是好幾個鐘頭，看著工作的人們穿着骯髒的緊身汗衫，揹負著一袋袋的煤。他沿着綿長曲折的主要街道——高街，前往海邊，途中經過「鐵路旅館」、「肯特公爵」以及「熊與鑰匙」，並聽著鎮上的人說著肯特州的話，最後來到窄小的海濱，在這兒尋找扁平的石頭來玩打水漂的遊戲。夏天